

小說講座

歷史小說論

菊池寬作
洪秋雨譯

一 歷史小說的意義

所謂歷史小說，到底在本質上是存在的麼？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據一般說來，小說中所用的「時制」(Tense)大極是現在式(Present tense)；而小說中所寫的事件，大概是作爲現在發生着的事件而寫下來的。不過，讀者方面便不是這樣，讀者將小說中所寫的事件作爲已經發生了的事件而接受着的。譬如讀者讀小說不如歸的時候，雖然覺得浪子和武男似乎在自己的面前談話，在自己的面前散步於逗

子海岸，然而讀者却顯然地知道那是日俄戰爭前的事件，誰都不會將它當作現在的事件。即是，小說中所寫的事件，一切都是過去了的事件。不僅小說如此，凡是寫了下來東西都是一樣。記述文法中所謂現在式的事件，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一動筆寫了下來，它便成了過去的事件。照這樣說來，所謂小說，便是記述過去已經發生了的事件的。倘若我們廣義地解釋過去已經發生了的事件，說它們都是「歷史」，那末，凡是小說我們都可以說是歷史小說（因為小說是處理過去的事件的）。

再者，從作家的立場說來。小說的題材，是從人生中取來的，而所謂人生不僅指現在生存着的人生，並且還包含我們的祖先的人生在內，由是歷史小說也可以包含於人生小說之中。然而我們所說的歷史小說，並不是這種意義的歷史小說，而是將歷史上有名的事件或人物作為題材的那種歷史小說。結局，所謂歷史小說，祇要它是真實的藝術品（以後還要詳論），是和其他的小說並無什麼區別的。

二 爲什麼寫歷史小說

小說家所用的小說題材，是從什麼地方取來的呢？當然是從人生中取來的。然則怎樣地去了解人生呢？不外依靠自己的直接經驗和他人的間接經驗，換句話說，不外依靠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然則他人的生活表現在什麼地方呢？他人的生活表現在書本上。歷史，傳記，詩歌，戲曲，小說等，都是他人的生活記錄。我們要接近人生，祇有依靠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記錄。固然我們有時和他人談話，可以從他人的口中得知其人的生活記錄，但這是稀有的事情。所以小說家祇能從自己的生活或書本上所表現的他人的生活記錄中取得小說的題材。然在他人的生活記錄中，也許還有同時代的他人的生活記錄在內。不過，所謂歷史小說，是僅指從成了歷史的他人的生活記錄中取得題材小說而言。倘若作家祇從自己的生活中取得

題材，則題材便馬上有枯竭之慮。小說家並非三頭六臂的怪物。無論他怎樣地使他的生活內容豐富，而一個人可以生活的生活內容的範圍是有一定的。倘若有那樣的男子，如好色一代男中的世之助，一生玩弄過三千女子，那末，就是寫上幾千篇的戀愛小說，也許不感覺題材的缺乏吧。但是像我們生活在現代這種社會制度之下的人們，生活經驗就極貧弱了。尤其在生於比較幸福的家庭而經過完全的學校教育的人們中間，可以成爲深刻的小說的題材的那種體驗，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人能有的。固然我們可以藉學問上的修業去養成一點觀察人生的眼光，思考人生的力量，然而無論這種眼光這種力量發達到了怎樣的程度，欲使自己的生活經驗豐富，是很難很難的。講到生活經驗，還是推車的自由勞動者比較我們大部分要豐富得多。在小說家志願者之中，自己的生活記錄非常貧弱的很多。我們有兩句俗話：「年輕的後生要多閱歷」「年輕的時候要多勞苦」。年輕的時候並沒有經過人生的閱歷，也沒有受過人生的勞苦的人，做作家是很不幸的。反之，年輕的時候經過了人生的險

境，受過了人生的苦悶，而得着了剝骨的體驗，像這樣的人做作家，便很合適了。他所經過的人生險境，他所受過的人生苦悶，他所得着的人生體驗，無一不是他的再行沒有了的本錢。不過，無論他的生活內容怎樣豐富，個人的生活經驗總是有限的。不消說，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內容做基礎而想像種種類似於此的生活，然這種想像也是有限的。歸根到底說來，要接近人生的各種姿態，就非依靠他人的生活記錄不可。依次序來講，首先要依靠同時代的人人的生活記錄。同時代的人人的生活記錄，用各色各樣的形式，如小說，傳記，詩歌，以及極斷片的新聞記事等，表現在我們的面前。

可是，同時代的人人的生活記錄也是有限的。縱然不是有限的，但除了這種生活記錄外，還有歷史上幾千年以來各色各樣的人人的生活記錄流傳給我們。如像聖經啦，論語啦，孟子等，無一不是很好的生活記錄。而且這種歷史的生活記錄，是經過了年代的洗練，祇有真美的高貴的才能流傳我們的手裏來。倘若僅以自己的生活

便說是人生，那就好像祇摩着象的尾巴便說是象的全身一樣；祇知道同時代的人生記錄的人，就是祇知道人生的今日的姿態而不知道成為今日人生之源流昨日人生的人，像這種人，我們就是說他不知道人生的過去，他也沒有辦法。

譬如你要知道今日的A這個人，你就應該知道少年時代青年時代的A，同樣，你要知道今日的人生，否，你要知道人生這個東西，你就應該知道過去的人們所組成的人生。這樣說來，所謂歷史的生活記錄，便成為知道人生所不可缺少的東西了。從無限的過去而走向無限的未來的這種人生，也許將它的真實的姿態，表現於千年以前的王朝時代的少年武士的生活之中。

三 歷史小說的第一個場合

歷史，乃至歷史的記錄，到底祇是廣義的人生記錄，我們要抓住人生的真實姿

態，除了自己的生活，同時代的生活而外，還要踏進歷史的生活記錄中去，這在前節中已經說過了。然則我們接觸這種歷史的記錄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接觸歷史的記錄，並不是和歷史家讀歷史一樣，祇使用「理智」去搜索古人的生活記錄。我們小說家讀歷史的時候，是使用我們作家的全人格，將古人的生活照樣再生活一番。例如當我們讀豐臣秀吉的歷史的時候，使我們的感情，思想，認識，感覺……這一切的主觀活動起來，將豐臣秀吉的生活照樣再生活一番。又如當我們讀國定忠次的歷史的時候，也是將我們的全部主觀投入國定忠次的生活之中而將國定忠次的生活也照樣生活一番。這樣來則國定忠次的感情，認識，雖過於平凡，而我們的感情、認識、並不平凡。於是我們可以在國定忠次的平凡生活中發見很重要的人生意義。如此，則歷史的述中過於平凡的記述，一經我們將主觀投入其中，就成了光輝燦爛的人生插話。我們近代人，用洗練了的主觀，探討古人認識比較模糊感情比較遲鈍的生活的時候，則到處可以發見被古人忽畧了的人生寶石。

據說，平田篤胤年輕的時候，有一次到江戶去，住在一家旅舍裏，他看見隔壁房間裏的客人，洗澡去了，沒有在房間裏，於是有一個女僕因為有些事情到客人的房間裏來，而將他的錢從他遺忘了的錢袋中偷起走了。最初，篤胤想了一下，以為可以不必多管閒事，繼而一想，不對，如果嫌疑惹到自己身上來，豈不大糟其糕，於是喝道：「鼠輩慢走！」而馬上將女僕促起來了。可是，如果我們是篤胤的時候，就不會這樣簡單地便馬上以女僕爲賊吧？難道這件事情中沒有很深的人間苦悶嗎？倘若我們運用我們的主觀，把歷史記錄中流傳着的事情再重新生活一番，則各色各樣的人生事實，各色各樣的人生問題，就會湧現出來。

我自己寫了一篇作品，叫做藤十郎之戀。這篇作品的題材，是取之於元祿名優坂田藤十郎的言行錄耳塵集，然在耳塵集中不過祇有「坂田藤十郎爲了演劇的設計而和祇園茶屋的姑娘戀愛，待其心動即逃去。世人皆歎爲名人之用心良苦也」寥寥數十字而已。而我讀的時候，對於藤十郎所戀的姑娘，把有滿腔的同情。我以爲

一個女子遭了這種苦境，是不堪的。而對於做這種事情的藤十郎的殘酷則很憎惡。至於當時以這種事情爲名人心得的那種人情，更抱着反感。這樣地，我的心弦就被那僅僅兩行的記事所打動了。於是，耳塵集中的已經朽壞了的人生斷片，便在我的心中復活了起來。換句話說，我將元祿時代的戲子和茶屋的姑娘之間的那樣的生活事實，用我自己的主觀，照樣生活了一次。實際上，也許當時茶屋的姑娘被天下的名優所愛，縱然後來發見是假的，她的心裏也不怎樣難過，不過，在我的主觀方面，則不得不以爲那是一件極悲慘的事情；再者，實際上，當時做這件事情的藤十郎也許心裏並沒有什麼苦悶，不過，在我的主觀方面，就不得不感到極端的苦悶。即是，藤十郎和對手女郎的生活雖然是人生中一件小事，然當我在主觀方面將這種生活想像地再生活一次的時候，它便成了很深刻的人生記錄，而打動了我的主觀。因此，所謂歷史小說，就是如植物標本一樣，將已經萎謝了的生活記錄，再用我們的主觀之血復活起來的東西。不消說，復活了姿態，也許和以前活着的姿態是完

全不同的。這由於是用我們的血將它復活起來的原故。然而，用現代人的主觀去復活古代人的生活，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

我以爲小說是作家的生活報告書，作家自己生活時，是第一義的生活，作家靠着他人的記錄而生活時，是第二義的生活。歷史小說，可以說是第二義的生活報告書。然第一義的生活中，有豐富的實感，而第二義的生活中則沒有豐富的實感。第二義的生活，固然沒有實感，但是它的範圍很廣，涉及古今東西。講到小說的材料，第二義的生活不一定便少於第一義的生活。而寫歷史小說的時候，不僅限於第二義的生活。我們有時候可以將我們實生活中所得着的題材在便利上或必要上拿到第二義的生活中去。換句話說，有時候我們可以在歷史小說中寫從實生活中得來的題材。關於這一點。我們要在下節中再加以說明。

四 歷史小說的第二個場合

因讀歷史的記錄受了感動而抓住小說的主題，這在前節中已經說過了。不消說，抓住小說的主題的時候，以及將它寫在小說中的時候，當然非依靠從實生活中得來的感情和想象的幫助不可。然而小說的主題本身，總是從歷史的記錄中得來的。如前節中所說的拙作藤十郎之戀，以及恩讎之彼方等，即其一例。這就是寫歷史小說的第一個場合。拙作恩讎之彼方，是我的作品中通行最廣的一篇作品，就是小學和中學的教科書也用種種的形式將它收在裏面了。這篇作品中的故事原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故事，是我在耶馬溪的遊覽指南中發現的。爲什麼這樣好的故事，在以前的小說中戲曲中都沒有採入，而祇成爲耶馬溪地方的俗談呢？這不消說，一方面由於耶馬溪偏處於九州的一隅，在賴山陽沒有發見以前，不爲天下所知，他方面由於這篇故事的中心思想「不記讎不報讎」和德川時代的道德觀不相容的原故。就是到了明治時代，至我寫這篇題材的大正八年爲止，經過了五十多年，還是沒有成爲藝術的表現。而我所以要寫這篇作品，可以說是因我想將我們時代的人本主義和人

道主義的思想滲和在這個題材中的原故。即是，德川時代捨而不顧的題材之所以到了大正時代便成爲戲曲小說而爲教育當局等所歡迎，可以說是由於文藝中，廣而言之，社會中一般人的人生觀和道德觀等進步了的原故。像這樣，在前一時代不能成爲小說題材的事實，等到思想進步眼光進步，便成了小說的題材，這種場合我想是很多的吧。個人方面，也是一樣。普通人無論他將該撒和克雷歐伯特拉的傳記讀過幾遍，而他總得不到小說或戲曲的主題。但一經蕭伯納用他的銳利的眼光和豐富的思想來讀，他就寫上了一篇大作該撒和克雷歐伯特拉。即是在這第一個場合。產生小說（即主題）的，不是歷史的記錄，而是讀歷史記錄的眼和心的問題。

即是，作家的心好比是一塊鐵，鐵碰着了記錄而發出來的火花，便是小說或戲曲。如果作家的心是一塊鉛，那末，無論碰着若干歷史的記錄，也會迸不出一點火花來。換句話說，從歷史的記錄中抓住可以成爲小說的材料，用自己實生活中得來的感情和想象將它復活起來，最要緊的是那副觀察能的眼睛。如果眼睛平凡，就會

將銅的題材誤認爲黃金，鉛的題材誤認爲白金，或者以爲可以作題材的，却和森鷗外先生十年前已經寫了下來的主題，或芥川龍之介的鼻子一樣，像這樣一定會失敗的。我們要有文藝上的學問，就是爲的這個原故。寫小說的時候，必須將東西作家所寫過的一切主題，統統都讀過才好。如果不是這樣，往往要發生笑話，自己將前輩已經寫在很好的短篇小說之中的主題，用拙筆寫了下來還引以爲得意。小說家應該和醫學研究者一樣，發見前人沒有動過手的主題而後從事勞作。固然小說家不必如醫學研究者那樣過於科學化，但到某種程度是要一點科學精神的。然寫歷史小說的第二個場合，和第一個場合完全相反、是將那從自己的實生活中所得來的小說主題拿到歷史的時代中去的。

② 即是，第一個場合，是將歷史的記錄中得來的主題，藉實生活中得來的感情和想象的幫助而小說化；反之，第二個場合，是將實生活中得來的主題，藉歷史記錄中得來的感情和想象的力量而小說化。現在大部分的讀者，講到歷史的創作，大概

祇照第一個場合解釋，而不知道還有第二個場合的解釋。

例如當我寫了投票這篇作品的時候，有一個文藝批評家便批評道「作者爲什麼要從講談之類裏面取得材料呢？爲什麼不從實生活中取得題材呢？」我讀了他的這種批評，不禁大怒；我覺得他是太不懂事了。不錯，投票的世界就是講談的世界。其概況如下：國定忠次從赤城之圍逃了出來而走往信州的時候，不能將他的許多兒子都帶起走，如果從中選出兩三個來帶起走，則不免顯然地露出對待兒子的情誼有厚薄之分，於是祇有使他們投票選舉，當選的便跟着他走，當選舉的時候，其中竟有一個兒子寫上自己的名字以圖當選。但是這篇小說一讀便知道是在講談上加了新的意義而寫下來的，不知淺薄的批評家等發見了沒有。事實上，我是從當時的實生活中取得其題材的。現在我想無妨將實在的情形說出來，當時爲了秋聲，花袋五十誕辰的祝賀紀念，而有一種計畫，預備編纂現在小說選集。那時候最困難的，就是人選問題。既然說是現代小說選集，那就一定要將現代的小說家都網羅在內。然所

謂現代的小說家，那時一共有七八十人。要將這些小說家的作品都網羅在內，是不可能的。就是從中選出三十人左右的作品登在一本書上，也是很難很難的。將這些作家，分爲甲乙丙丁……等級，是做不到的。固然有流行很和不流等的區別，然要在本質上分出哪一個作家比哪一個作家強，是不容易的。那個時候編纂委員便先提出文壇上很有聲譽的二十個作家，如志賀，里見，久未，及芥川等爲前二十名的當選者。但等到要選舉後十名的時候，便一籌莫展了。這一類的作家，地位一樣，絕對不能分出甲乙丙丁等的等級來。編纂委員弄得沒有辦法，乃將各作家召集攏來，用投票的方法選出後十名的當選者。我幸而列入於最初確定的前二十名中，對於那班不知是當選呢還是落選的作家深抱歉意。我並不將這件事情視爲是他人的事情。無論哪個作家都是有自尊心的，對於自己的地位等都不要求赤裸裸地評價的。我以爲這次的選舉會，對於高雅的作家，是極不客氣的一種會合。我又想到忽然從文壇中被人漸漸遺忘了的作家那時的心情；在四五年以前，他還是流行作家，然而現在

却正在漸漸被人遺忘，於是爲了恢復漸次低落下去的名聲，總想在這次選舉中當選。不過，他們中間，誰都不願自己投自己的票。然這個時候，何嘗不能自己寫自己的名字呢？尤其在票數少的時候，如果自己有一張票，不見得不會當選。我想到投票席上的那些名聲下落了的作家的心情，便不禁黯然神傷起來，因我是將我自己放在同樣的境遇中作爲我自己的事情而設想，所以發生了這種令人神傷的心情。

我那篇作品投票的主題，便是在這個時候得來的。什麼東西，還批評我是從講談中取得題材的！

我的主題，雖得之於當時，然沒有以當時的實生活爲背景，其故在於我恐怕那樣寫了出來對於祝賀誕辰的那件事情以及到會的那些作家有點妨礙，所以我就將我所得着的主題拿到與主題毫無關係的講談世界中去了。換句話說，我將所想像的會發生二十世紀文化人的作家那樣心情的葛藤，拿到上州遊俠的生活中去了。

除了那篇投票而外，我還有幾篇將實生活得來的主題寫成歷史小說的作品。如